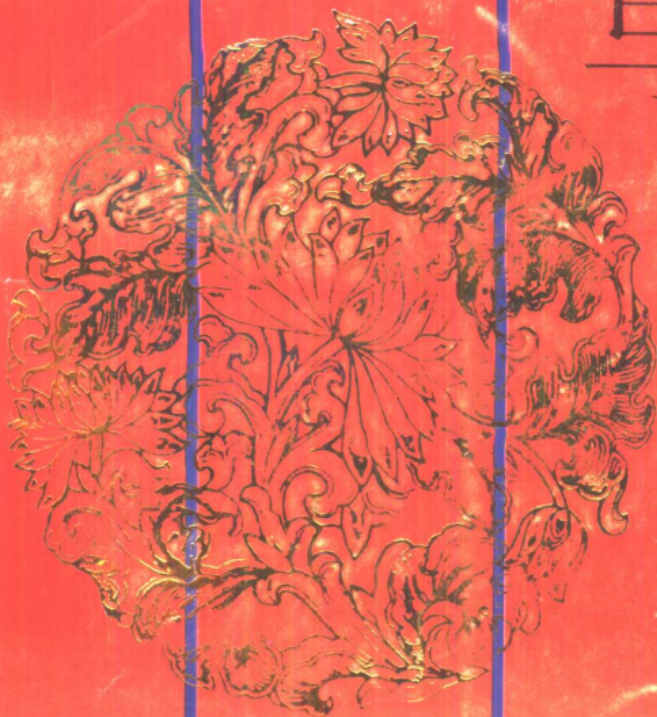


满族话与

北京话

赵杰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赵
杰 著

满族话与北京话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族话与北京话/赵杰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5. 12

ISBN 7-80527-594-7

I. 满…

I. 赵…

II. 满语-影响-北京话-研究

N.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3527 号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2 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7/8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林英淑

版式设计: 文忠实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丛培英

王晓虹

印数: 1—500

定价: 10.00 元

《满族话与北京话》序

金启孺

我国语言文化之研究，长期以来，论述者每详于各少数民族之汉化，而略于汉族同时也接受少数民族文化。所以略者，非不想论，实因书面资料过少而收集艰难也。今赵杰先生本书，在此领域中，实开其先声：详论满族之语言即满族话对北京话之影响，而北京话又为今日全国通用之普通话的基础或底层。此事 60 岁以上之人，身自经历，人人知其当然；而其所以然者，却长期无人论述。今赖本书出刊，而为之阐明焉。

概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则互相影响，决非接触之一方简单地同化于另一方；在文化之众多项目中，也决非文化高的民族，项项皆高于文化低的民族，应是随着历史之前进，相互之间交错影响，互相提高。因之，在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不但文化低者易为文化高者所同化，不宜忽略尚有实力弱者又每为实力强者所同化。前者之同化效果，多呈现于长年之后；而后者之同化效果，反每呈立竿见影，何则？求生存、应时势故也。但当时效果与长年稳定仍为二事：当时效果常因实力变换而退潮、而消失；长年稳定则年浮日久，根深蒂固，虽经外来一时之冲击，亦难动摇其基础。

以北京话来论，在清代满语渗入以前，其中已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语汇之影响，此则回顾北京过去之历史，即可见其一斑。远者不论，辽时北京又称燕京为其南京，历时百有余年。北宋末议攻取之，曾论及“燕人本无思汉（宋）心”（见《三朝北盟会编》），当时必因时势，习俗已与契丹相融。继而入金 120 年，为中都者 60 年，以致“舞女不记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剑南诗稿》）。概“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元灭金，以北京为大都又将百年，从留传之元代白话碑及元曲中，即可窥知当时语言、语汇之变化，至于语音民间早有“南音转少北语多”之叹（郑元佑《遂昌杂录》）。则当时北京地区必人人习闻契丹、女真、蒙古诸语，不以为异。我再举一实证：我家有坟地在大觉寺，光绪间附近北安河村之语言，仍甚奇特，余父曾详记之，后核诸史乘，竟多与契丹语相合。又昔日京郊语音所谓“怯口”者，实与《华夷译语》中所记女真语音相近，岂金源之遗音耶。

明朝初年，明太祖甚厌北俗，厉行禁止；“然旧习不能尽革”，后竟宽容（《明太祖实录》）。明朝二百九十余年间，都南京不过两代三十余年而已。成祖迁都北京又历二百余年之久。成祖、宣宗时，蒙古降者多授官居京师。到英宗正统元年“京师降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日知录·徙戎》）。若没有历史记载，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明初北京的蒙古人竟会如此之多。再加上成祖以来优待之三卫、女真之众，常来都下，则明代之北京语言较之元代，当无太大变化。难怪明世宗嘉靖年间，张羽序《古本董解元〈西厢记〉》中说：

“盖金元立国并在幽燕之区，去河、洛不远，而音韵近之，故当此时北曲大行于世……国初（指明

朝)词人仍尚北曲,累朝习用,无所改更,至正德之间特盛……今之缙绅先生,既多南士,渐染流俗,异哉所闻,故率喜南调,而吴越之音靡靡乎不可止已。”

张羽并说乐曲反映时音,“绿不如竹,竹不如肉,以音之渐近自然耳。”这段记载,同样令我们惊讶:原来明代娱乐也是继金、元之后,北调大占上风。所以北京在清代以前,已经是契丹、女真、蒙古诸语与汉语同时并存,不断相互融合的地区。

清初入关,北京内城及四郊营房、苑囿,为满语通行地区,官衙办事行文,多用满语满文,故置汉人通满语之“启心郎”一职,以为满、汉间之通译。当时外国欲了解中国之现状,不通满语,碍难做到。故传教士至中国者,先习满语、满文,至今外国研究满族者,必由语文开始,而称之为“满学”。此乃当时情况之遗留也。康熙末年,据朝鲜使人所著《稼斋日录》中记北京所见是:

“清人(满族)皆能汉语而汉人不能清语,非不能也,不乐为也。然不通清语,于仕路有妨,盖阙中及衙门皆用清语,奏御文书皆以清语翻译故也。

间巷则满、汉皆用汉语。”

朝使所见仍是一方现象,北京话与满语相融产生之效果则未提及。这时除上列现象外,满语已大量融入北京话中,呈现了一种新的语言满族话。大概废止通译之启心郎和培养启心郎的翻译科,都和上述现象有关。因为满族都已习用汉语,但多数人未注意到汉语本身的变化。

在北京满族人从说满语向说汉语转变过程中,所以能长

期保存满语若干特点，而形成满族话者，下列三种人之功绩，不宜忽略：

(1) 满族家庭妇女：当时家庭妇女不与社会广泛接触，最易保持原有满俗，其影响于后生小儿者，又远过其父。直到60年代，我们发现三家子满族屯尚保存满语，就是一次偶然机会由听该屯中母子对话而来，可为旁证。北京满族家用满话直至民国初年并未改变。而以内城、外三营保持最久。

(2) 曲艺工作者：至今仍盛行不衰之曲艺，实源出于清代之八角鼓。八角鼓又出于“马上曲”。《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文小撻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

曲艺中语言，多满汉语融合之满族话，自有一番特色。八角鼓之全堂，分鼓、溜、彩三种：鼓，演唱之类；溜，相声之类；彩，戏法之类。至今盛行之单弦、岔曲、相声等皆自八角鼓中派生而出，其语言为北京及全国所熟悉、所乐闻、所喜爱，满族话赖之流传以至今日。正与明代尚盛行北曲相似。

(3) 茶馆说书及评书工作者：清代相沿下来的茶馆说书，今为评书工作者，在群众中极受欢迎。不论所说内容为何代故事，语言则皆为满族话。

以上三种人乃保存满族话、宏布满族话，最为有功之人，惜过去不为人所注意。今特表彰出之。

满族家庭因长幼相替，现已广泛通婚，家中保持固有语

言，已日渐淡薄；而曲艺、相声、评书至今不衰。如果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夜谈随录》、《子弟书》等为满族话保存了书面材料，曲艺、相声、评书则传承了活的素材，较之前者更为重要。

北京话既从辽、金、元、明历时五百余年，其北方语言特点已趋于稳固；清初融入满语又持续将三百年，因而具有满族话特点的北京话，确实因年深日久，趋于稳定，不易动摇，其影响不只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现存的北京话优点在于客气礼貌，文明儒雅，用词讲究，和颜悦色中带有三分矜持，使对方感到和蔼可亲、不亢不卑。所用尊称各词，如第二人称之“您”，第三人称之“您”，也为多数有修养的外省人士所称道，实为我国普通话基础的一种文明语言，此种语言乃我国长期居住北京的历史上各民族所创造。在语音、语调、语汇、语序上融会了上述各民族语言之所长。因之所谓北京话者不但为本国语言文化之瑰宝，且为域外人士所向往所羡慕，至有录音以学习者。

然而，北京话并不是顺利发展而不遇到任何危机。就我亲身所经数十年来，北京话曾受到四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是北伐成功，南方语言大量流行于北京市。同时改北京为北平，满族多隐姓埋名、变服装，至有效南音、改南籍者。北京话中大量满语语汇，多于此期间消失。

第二次冲击是北京沦陷，由于日本人、朝鲜人大量进入北京，产生了一种“协和语”，冲击了北京原有的语言。历时达八年之久。

第三次冲击是抗战胜利，四川话一时盛行于北京市，冲击了原有的北京话。

第四次冲击是建国以后，改革开放，北京经济形势空前发展，各省打工仔拥入北京，五方杂音，冲击了原地的北京话。

以上每一次冲击，都使北京话为之减色，只因有数百年的稳固基础，尚不致完全动摇；但可虑者每一次冲击都注入不少新的不相宜的语汇、语腔。这种现象已引起社会上的关注。1990年3月30日《北京日报》之《我说亚运》栏，发表了马真先生的《愿北京人文明儒雅》；1994年《北京晚报》之《一夕谈》栏，又发表了孙广安先生的《从“恁”字说起》，都是为北京话受冲击而写的文章，都与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呼吁保护北京话的好文章。这两篇文章中所举的京语、京腔的例子，实际上就是影响北京话的满族话。

现在，赵杰先生继其导师林焘教授在北京语言方面的深入研究，推出此书，不只是一部研究北京话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结合当前社会上呼吁保存北京话的实际行动。

北京人深望报刊呼吁和本书的出刊，能唤起北京人和久居北京喜爱北京话的各界人士的注意，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北京话这一温文儒雅、优美动听的语言，使她在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国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

1995年5月24日于北京望儿山下寓庐

目 录

序	金启豫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古代东北地区的语言接触	(6)
第三章 辽金元时期女真汉语的交往情况	(29)
第四章 明代女真汉人的语言迁徙	(39)
一、女真汉族的通婚引起北方汉语与 女真语的接触	(45)
二、女真汉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语言 的接触	(48)
三、汉人与女真人的接触加速两种语言的融合 ...	(50)
第五章 后金至顺治时期的满汉语言交叉	(57)
一、统一女真和辽沈集结促使语言接触	(57)
二、“以旗统族”，扩大汉军，促使满汉交叉 学习语言	(59)
三、满汉文化相互吸收，促使汉语替代满语	(67)
四、满语文使用渐少，充实借词促使 满语汉化	(73)
第六章 康雍乾盛世满辅汉主语言合流	(79)

一、清廷大力提倡汉文化为满语融进汉语 敞开大门	(80)
二、八旗汉语左右京畿, 改造近古官话	(83)
三、学府双语变单语, 旗人话融成“京腔”	(86)
四、《红楼梦》等旗人文学作品对京腔的贡献	(93)
五、乾隆规范法失效, 满语呈衰落趋势	(104)
第七章 嘉庆至清末满向汉的语言替换	(110)
一、旗民杂居语言融合	(111)
二、从嘉道诗文的语言特色看京腔的定型	(114)
三、从《儿女英雄传》看咸同年间的 流畅京语	(118)
1. 京腔典型语段例析	(119)
2. 满式汉语词汇例析	(127)
3. 满语语汇例析	(133)
四、从八旗子弟书看清末汉语对满语 的完全替换	(137)
1. 满汉合璧	(138)
2. 满汉相兼	(140)
3. 汉夹满	(144)
4. 满式汉语诗文	(145)
五、满文基本停用, 推广京腔正音	(149)
第八章 民国时期“土话”底层对京语的影响	(155)
一、20年代京旗满语融入京腔, 充实满式 汉语的情况	(157)
1. 满语(括号内是汉义)	(166)
2. 满汉混合语(括号内是满语的汉义)	(167)
3. 满式汉语(括号内是今普通话的解释)	(167)

二、老舍《骆驼祥子》所代表的 30 年代	
的京腔口语·····	(170)
三、40 年代《北京土话》窥探·····	(179)
1. 现代北京不说(或很少说),东北满族仍说,古汉语	
也记载过的《北京土话》·····	(181)
2. 现代北京、东北满族都说,古汉语也记载过的	
《北京土话》·····	(186)
3. 现代北京不说,东北满族仍说,古汉语无记载的	
《北京土话》·····	(194)
4. 现代北京和东北满族都说,古汉语无记载的	
《北京土话》·····	(204)
四、京腔连成一片,形成北京官话区·····	(212)
第九章 解放后北京满式汉语对普通话的贡献·····	(223)
一、从老舍《正红旗下》看五六十年代	
京腔的成熟·····	(224)
1. 《正红旗下》中的满语词(包括有汉借词成分的	
军制词)·····	(224)
2. 《正红旗下》中的满汉融合词·····	(227)
3. 《正红旗下》中的典型满式汉语词·····	(229)
4. 《正红旗下》中的京腔普通话词·····	(230)
5. 《正红旗下》中的特殊句式表达法·····	(232)
二、当代北京话中满式汉语之透视·····	(242)
1. 满式汉语之语音部分·····	(242)
2. 满式汉语之词汇部分·····	(244)
3. 满式汉语之语法部分·····	(247)
三、香山健锐营所在地 90 年代京语之特点·····	(253)
1. 轻声词语(划△号的为轻声词)·····	(255)
2. 儿化词语·····	(256)

3. 存有汉语古音或特殊音的词语	(259)
4. 满汉语素融合构成的词语	(263)
5. 满语词汇浅释	(265)
6. 满式汉语词汇	(273)
四、京城里胡同满式汉语与大院	
普通话的融合	(277)
1. 融合的社会景况	(277)
2. 融合的语言分析	(282)
结束语	(299)
后 记	(301)

第一章 绪 论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城，又是一座蜚声全球、人口众多的现代化大都市。作为世界几大文化名都语言之一的北京话，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了古今中外语言文化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某些北京话研究的专家学者把北京内城话作为整个北京官话区的西南方言岛来看待（见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而北京官话区内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省东北部及北京市区的人们又习惯称北京土话（或口语）为“京腔”，本书采用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这种称法，不仅仅指语音腔调或京剧韵白等狭义。那么，京腔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从北京内城到东北郊的密云、怀柔，经河北承德、围场及“东八县”之大部分，再经内蒙古赤峰、林西、开鲁到通辽，直到辽宁开原以北，吉林省大部、黑龙江省全部这个东北宽阔，西南狭窄的大喇叭筒式官话区都能说广义的京腔呢？北京内城话和京郊门头沟的斋堂以及天津、唐山等话相去甚远，但和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哈尔滨、阿城、宁安的方音却十分相似，怎么解释语言地理中这种同言

线的极大反差呢？这些问题与京腔的形成、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京腔的产生又与东北和北京地区的历史发展，人口迁徙，民族关系，政权更迭，文化交融息息相关。

研究京腔的历史发展，尽管需要从多学科中寻根溯源，难度较大，但这项工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却不可低估。首先，京腔是现代北京标准音的基础，作为宪法规定下来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实际上只是京腔的规范化而已。京腔的研究对丰富、发展和规范 12 亿人口的共同语有着重要的现实性；其次，北京话作为世界特大都市（megapolis）的语言发展研究项目之一，比起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来说，它历史长，语言杂，人口多，揭示出北京话发生、发展的历史演变规律，能给国际普通语言史的研究和语言接触学的理论提供宝贵的财富；第三，京腔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宝库，而且也会帮助解决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诸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为沟通相关学科，共同挖掘祖国文化瑰宝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十年来，笔者以语言学理论为研究中心，以北京官话区汉语方言材料和满语材料为两个基本点，一直在探索着汉语北京官话和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接触之关系，先后实地调查过黑龙江省黑龙江边黑河市区、红色边疆农场大五家子、孙吴县四季屯、逊克县车陆乡、嘉荫县新城区，嫩江边富裕县三家子、齐齐哈尔市郊大阿拉街、泰来县依布气村等八个市县的满语，实地调查过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金泉镇、五乡、县城（六乡）和霍城县伊车嘎善乡等四个点的锡伯语，实地调查过东北大兴安岭塔河县 18 站乡的鄂伦春语，嫩江边讷河县兴旺乡的鄂温克语，乌苏里江边饶河县四排乡的赫哲

语，了解了中国境内满·通古斯语族的所有语言。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实地调查了北京官话区三省一区一市的35个城镇的汉语方言，并重点对黑龙江省的建州女真的发祥地——宁安，金代上京府的旧址——阿城，东北腹地的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的方言土语进行了考查，还对北京内外城及西郊满族外三营的口语尤其是香山健锐营八旗的口语进行了重点调查，又对清朝全国驻防八旗中富有代表性的福建闽江入海口的琴江满族旗城和山东青州北城满洲旗城的京腔方言作了较详细的考查。在充分占有“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清代以来重要的满汉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书籍作了专项的查阅。由此，对京腔的来龙去脉和结构规律有了一套新的解释和新的看法。

京腔的形成固然有以《中原音韵》和以元曲为特征并杂以蒙古语的元大都方言的铺垫作用，也有明代200年南京官话和华北迁京移民诸土话对北京话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元明之前就有以女真语为国语的金代120年的中都（北京）统治，更重要的是清代近300年，以女真人后裔——满洲族为主体的满蒙汉八旗人，活跃在今天的北京官话区，并于1644年倾八旗主力入主中原，问鼎北京，住进内城。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东北和北京之间满蒙汉军旗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说，对京腔形成贡献最大的是清朝各级满族统治者和宗室、贵族；从语言内部的接触规律看，满语极大地丰富了京腔的言语库。可以这样说，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今天的这种京腔是不会出现。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满洲旗人的后裔）通过他的自传

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里的主要人物——二哥福海的话，把满汉语言融合成京腔的现象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小说第三章开头不久便写道：

他这个熟透了的旗人其实也就是半个，甚至是三分之一的旗人。这可与血统没有什么关系。以语言来说，他只会一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

老舍所讲的京腔自然是本世纪以来京旗满族满式汉语的特点。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京腔，本书的主线从满汉民族交往来探讨满汉语言的接触，进而探索这种接触的产物——京腔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对其中的满汉语言融合现象按历时顺序尽量作以结构分析，试图以历史语言学的思路伴之以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地阐述，各章里必然要涉及到一些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等内容，重点围绕京腔的言语内容尤其是融合性词语进行阐释和辨析。读者阅后不仅对满汉语言接触、替换、融合的历史真相有了全新的了解，而且对谙熟北京语，学好普通话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书尾的结论，一方面是从历时和共时的结合上来概论京腔的“古往今来”，另一方面，笔者力图通过对东方文化名都北京方言的形成、发展与现状的规律的总认识，提供一个语言接触理论的新模式，以此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宝库。